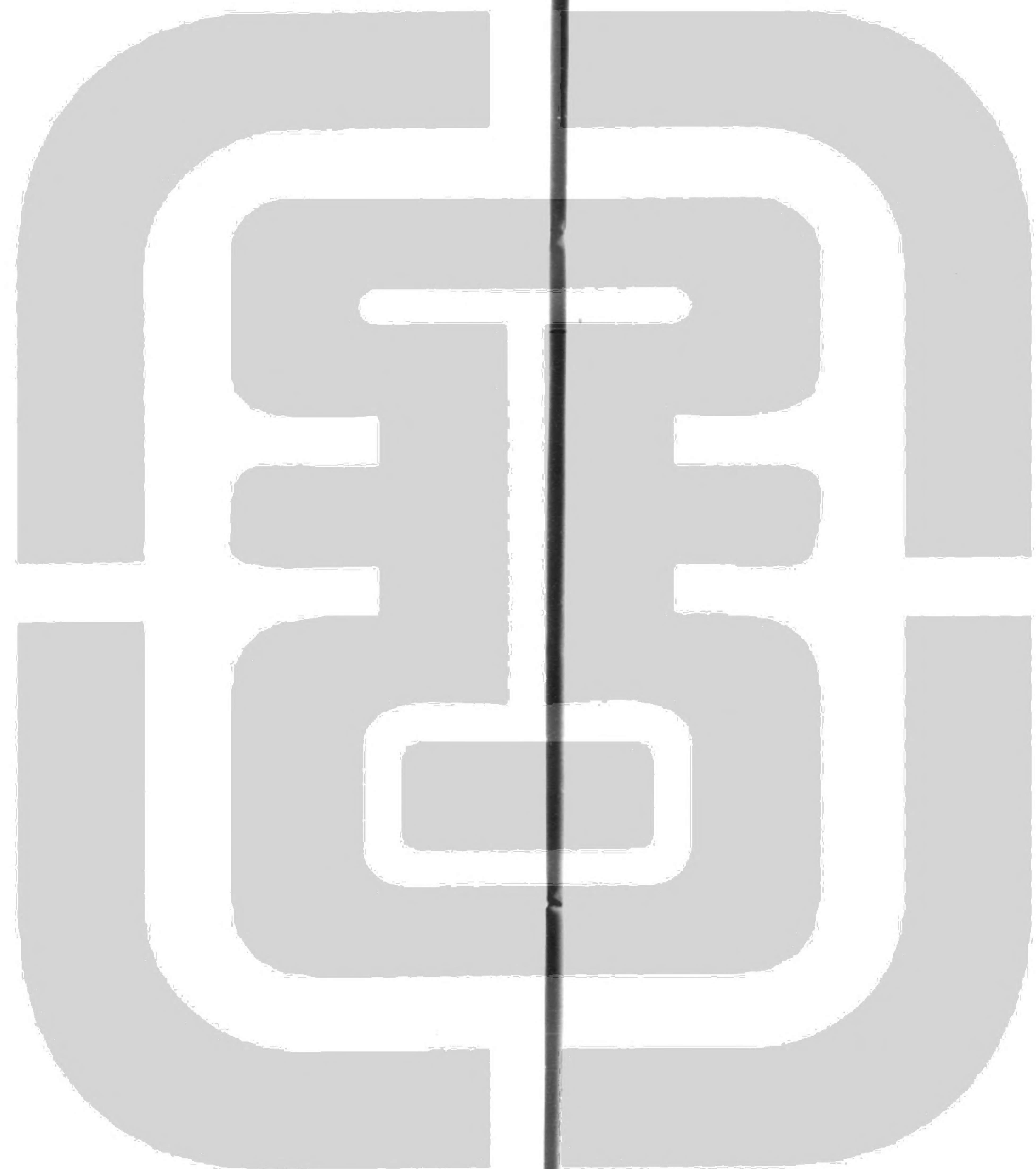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十八

宋書五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  
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  
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  
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



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表驥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鑿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鑿曰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



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三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賢號曰微



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慝衆  
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  
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矐恃才  
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  
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  
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  
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  
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穉穉  
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亂質勝誠無文  
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  
不蹟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劔由慕蘭勿  
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  
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  
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矐弘微兄多其小字也  
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  
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  
騎琅琊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

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瑯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



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  
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  
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  
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  
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  
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  
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  
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  
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渝在心之哀實  
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  
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  
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  
以它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  
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  
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  
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  
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  
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



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  
以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  
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  
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  
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  
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  
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  
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

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  
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  
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  
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  
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  
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  
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  
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



宋書傳卷之八  
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  
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  
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  
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  
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王琅邪臨沂人大常惠從父弟也父  
謚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  
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  
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  
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  
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  
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  
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  
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  
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  
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  
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  
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



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  
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  
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與劉斌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  
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  
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  
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  
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  
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  
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  
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  
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  
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勸力而王球  
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  
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  
白衣領職時羣臣詔見多不卽前卑踈者或至  
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  
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奐為後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列傳第十八

宋書五十八

九月初五日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臣沈

約

新撰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卽位爲金紫  
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  
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  
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  
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  
居黃門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  
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  
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  
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

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  
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  
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  
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  
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  
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  
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  
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  
禧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禧使  
密加醜毒禧受命旣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  
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  
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  
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獒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  
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

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  
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  
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  
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  
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  
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  
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  
尉江夏王義恭摠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  
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



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將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違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諸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搃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惡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旣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負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



穀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卽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荅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



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  
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  
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  
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  
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  
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  
忽柱門絕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  
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  
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  
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  
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  
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  
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  
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  
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  
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  
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



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  
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  
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  
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大尉  
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  
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當  
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  
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  
之故勞而無怨耳大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  
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大尉以北土寒鄉皮  
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  
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  
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  
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  
申啟但向語一言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  
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旣言  
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



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  
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  
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  
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  
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  
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  
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  
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  
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  
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  
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食本施中國耳孝伯曰  
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  
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主  
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  
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



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羶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蕪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梘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中噉黃甘辛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



甘蔗安石留暢曰石留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  
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  
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  
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  
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  
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  
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  
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  
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  
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  
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  
便藏入穴我聞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  
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  
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  
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  
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此有信使無此消息  
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



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  
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  
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福  
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  
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  
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  
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羊何損於國魏主  
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  
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  
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  
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劔王境  
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  
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  
民何怨人知入境士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  
神筭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  
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  
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  
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當南飲江湖以療



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  
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  
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  
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  
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  
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篴篥琵琶箏笛等器及棊  
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  
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  
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  
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棊子亦  
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  
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  
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  
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  
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  
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前麥苗移民堡聚  
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  
獨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



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  
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  
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  
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  
世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  
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  
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  
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  
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  
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  
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  
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  
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  
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  
爲青州及彭城都督竝不果三十年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  
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箸黃韋袴褶出  
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



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  
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暘民望勸義宣留之  
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暘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  
史暘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豐狀  
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  
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  
寶謂暘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  
衛暘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暘不回  
勸義宣殺以殉衆即遣召暘止于東齊彌日不  
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造  
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暘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  
奔走暘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  
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暘已得敗衣排玄謨  
上輦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  
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  
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  
右衛率孝建二季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



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暘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慘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暘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臯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暘弟說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潯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



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sub>此</sub>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sub>本</sub>虧<sub>本</sub>以殉邊患宜動必萬

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sub>時</sub>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sub>起</sub>竊謂當今之弊易<sub>劔</sub>方來之寇必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



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謹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

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旣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逍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子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竝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

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展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當呼已聲動愧恧形於容見論者以此多之  
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羣  
臣併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  
自相憐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  
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  
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  
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  
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  
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  
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  
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  
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  
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廢帝  
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



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  
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  
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  
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  
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  
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  
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  
恆震非張暘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  
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櫟假命危城載安平仁者  
之有勇非爲臆說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九月初五日



范泰伯倫

列傳第二十

宋書六十

臣沈

約 新撰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安北將軍徐  
兖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  
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



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搯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詹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軍甲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攤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

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竝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



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卽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



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  
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  
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  
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  
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  
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  
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  
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  
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  
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  
孝而得梟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  
其文若季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  
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  
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  
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  
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



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  
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  
有期而學校未立覆實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  
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  
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  
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  
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  
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  
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  
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  
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  
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  
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貨易不在少多昔日  
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



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  
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  
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  
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  
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  
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  
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  
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  
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謙  
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擊遇誠  
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  
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  
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  
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  
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  
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旣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  
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



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于非  
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  
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  
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  
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  
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  
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  
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

報萬分而惜毫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  
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  
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  
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  
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  
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  
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



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  
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  
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  
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祭之  
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禱能有感上天之譴不  
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妣亢旱三年及祭其墓  
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  
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隍高構推忠恕之愛矜  
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冥厝思幽冥之紀令謗  
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摠統御之要如  
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  
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  
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  
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倍者難爲風就  
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  
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  
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  
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美



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  
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  
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  
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  
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  
歛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  
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  
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二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  
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  
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  
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  
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  
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  
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  
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  
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  
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  
楚昭仁愛不禁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



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皇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恭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遠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恭又上表曰頃亢旱歷



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  
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  
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  
於賢君正自殷懃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  
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  
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  
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  
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  
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  
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  
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  
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  
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  
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  
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  
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  
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昏耄言或  
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



不知厝身之所恭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  
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  
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  
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  
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昂早卒次子嵩宜都太守  
次宴侍中光祿大夫次畢太子詹事謀反伏誅  
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  
領記室坐畢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  
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  
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  
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  
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  
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  
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  
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  
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  
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



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  
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謝  
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  
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  
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  
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  
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  
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

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  
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  
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  
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  
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  
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  
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



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旣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



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

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



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詔之爲晉  
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  
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  
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  
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  
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  
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  
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  
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  
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  
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  
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  
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  
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  
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  
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  
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答



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  
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  
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  
平吳而後嗣闕然丞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  
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  
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  
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同而不奪今王  
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進  
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  
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  
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  
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  
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  
爲公歷位太保摠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  
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  
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  
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扈如舊臣



高祖散騎侍郎瓌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  
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  
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  
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  
既往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穎  
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  
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前除  
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  
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  
遠外乃作正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深重  
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  
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  
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詔皆付  
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  
士妻弟謝晦薦達之人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  
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  
侯之風伯子常自矜廕籍之美謂弘曰天下膏  
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



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尅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和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譎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



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  
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  
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  
前漢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  
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

九月初五日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臣沈

約新撰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  
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  
康垣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  
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  
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



